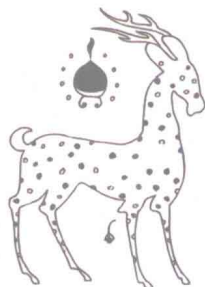


Huidao Huayu Zhixiang



回到话语之乡

——周益民的“另类课堂”

谜之谜

这个颠倒的世界

巧女故事

绕绕复绕绕

人类从哪里来

摇啊摇

嫦娥奔月

童年的月亮爬上来

春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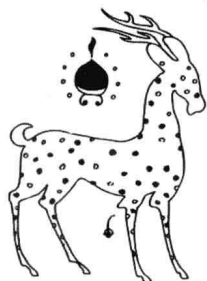


周益民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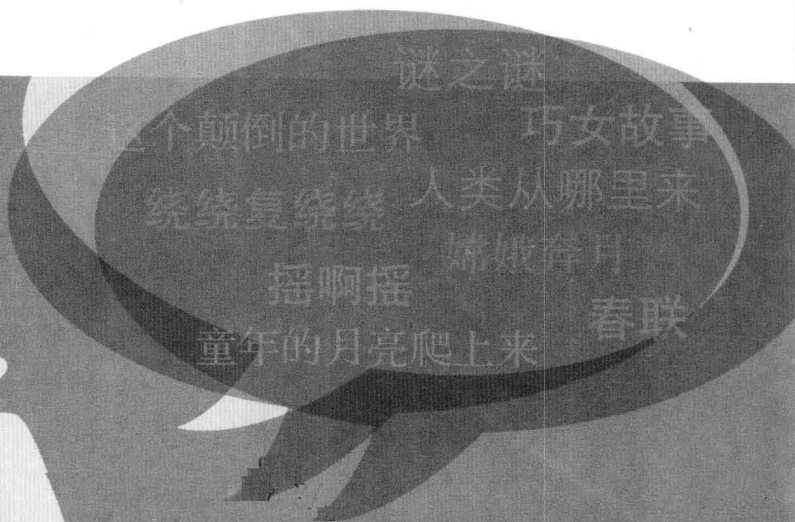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Huidao Huayu Zhixiang



回到话语之乡

——周益民的“另类课堂”



周益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话语之乡:周益民的“另类课堂”/周益民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44-4109-4

I. ①回… II. ①周… III. ①小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089号

责任编辑 朱文君 朱丹瑾

封面设计 陈泽新(特约)

回到话语之乡

——周益民的“另类课堂”

周益民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3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4109-4/G·3206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开的花还不多；
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
当作花看罢。

——胡 适

序

美好的“惊动”

□成尚荣

前几天,阅读了周益民老师的这本集子,情不自禁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息:“看了你的教学实录以及有关论述和专家评论,好不感动。你不仅在实践,而且在研究,你的教学就是研究,具有文化学、社会学、儿童论、课程论、教学论以及语言学、教材建设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当回到以上方面的‘话语’上去,可以构建新的语文教材体系。而这一切,你又总是静静的……”不到一分钟,他回了这么一条信息:“我没有那样的奢望,只是凭着朴素的理解与喜好,做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就是周益民。谦虚,安静,素朴,从不张扬。如今这个时代,多少人要高视阔步啊,可他总是低调轻步,悄悄前行。他不想标新立异,更不想故弄玄虚,惊动大家。但他恰恰是在创新,他恰恰“惊动”了我们,准确地说,我们“被惊动”了。

他“惊动”了我们的教材观。语文教材,理当是千百年来人类馈赠给孩子们的文化结晶,理当让孩子们去触摸人类那唇齿间的智慧,去亲吻田野上的花朵。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了,忘了出发的地方,忘掉了为什么而出发,现有的教材总是有着缺憾,那“母歌”总是在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又微弱地呼唤,那人生的摇篮曲总是离我们的生命而去,以至于在教材中老去。周益民,以他的专业敏感以及他的专业理性,默默地做着“补救”工作。这件工作之于语文教材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金波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很欣喜,很震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位教师把绕口令纳入小学语文教学中去。虽然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中出现过一些民间传统童谣,但是还没有出现过颠倒歌、绕口令这种类型的传统童谣。所以,我认为

序

美好的「惊动」

回到话语

之



周老师把绕口令和颠倒歌纳入小学语文教学是个创举。”一位德高望重的儿童文学作家、国家语文教材审查委员,这样的判断与评价,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客观的。

周益民也“惊动”了公开课。我也曾听到少数人这样的议论:周益民的公开课为什么不上语文教材上的课文,却要自编教材来上呢?这样的议论当然不奇怪。以往我只是从新课改理念去理解,比如,课改提倡教师是课程领导者的观念,周益民完全可以去创生教材、创造教材;比如,一本语文书不能满足儿童发展的需要,完全应该基于教材,超越教材,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教材只是一块起跳板,等等。这些固然都对,但是,如今我才发现,我们还没有走进周益民的内心世界,还没有回到话语的故乡去。公开课就应是试验课、研究课,就应是创新课、探索课。我想,语文及其语文公开课,应作为最幸福的礼物让孩子们领受。周益民创造了这件礼物。

俄罗斯语文学副博士、语文学家巴赫金曾提出过语言与文学的狂欢理论。巴赫金的理论被誉为“20 世纪的理论富矿”,狂欢理论当属之。巴赫金在对民间口头文化详加考证与分析后,建立了“朴素的民间文化形式的普通诗学”,提出“狂欢的实质在于借助‘人的物质性肉体是自由的’来达到个性解放”。他的“复调对话与狂欢也有内在一性,主要表现语言层面上具有同一源头——民间笑文化”(以上均摘自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7-228 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我国的郑振铎。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2 页,转摘自凌建侯的《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这一更为大胆的观点,是在揭示文学的源头在民间,在民间文学。这正是周益民所要寻找到的话语故乡。由此,我以为,回到话语之乡,就是回到民间去,回到田野去,回到“草根”去,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生命中去。“草根”的狂欢,创造了丰富、生动、永不枯竭的语言和文学的源头活水。但是,我们却毫无道理地远离了它。于是,语文里没了民间狂欢的情境;于是,素朴的老百姓,包括那个时代智慧的孩提们,在现在的语文教育以至整个的教育里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让“沉默的”苏醒过来,让源头活水汨汨流

淌起来,让古老的“母歌”再一次响起来,让田野的花朵再次开放起来,这是一项具有抢救意义和拯救价值的工作。这大概就是周益民所说的“有意思”吧。这哪里是“另类”,而应是“正类”是“正道”。周益民总是这么举重若轻——他悄悄地“惊动”了语文之根、之源、之命。

返本而开新。周益民返回故里,开了语文教学改革之新。返本绝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回归中的提升,对传统的“母歌”在珍视、捍卫的同时,要加以时代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这位英国哲学家旨在凭借语言的界限来解释思想的界限,曾提出“语言游戏说”,指出由意义结成关系,但“意义在于使用”。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活动,并努力将这种活动嵌入人的“生活形式”之中。这亦即是巴赫金所认为的“话语是独一无二的行为”。正因为此,周益民把童谣、颠倒歌、对联、神话、猜谜语、巧女故事作为教学活动,作为语文教学的一场“语言游戏”,让它们在教学中复活、彰显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周益民在教学中细心地引领孩子们领悟其中的道德意义、真理的力量和审美的意蕴,把人性之美、智慧之美、崇高之美悄悄地阐发得如此细致、准确、到位。这是一种文化重建、价值重构,当然是文化启蒙与思想启蒙。语文教育应当“惊动”一下文化和价值。

周益民是“诗化语文”的倡导者。如今的试验,与他的诗化语文是何种关系?我以为,这些试验是诗化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对诗化语文的提升。高尔基曾经这么评说诗:“诗不是属于现实部分的事实,而是属于那比现实更高部分的事实。”歌德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应该拿现实提举到和诗一般高。“和诗一般高”就是崇高,就是里尔克所说的,将诗人的工作阐释为“我赞美”。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所谓诗化不仅仅是诗歌的一种形式,或一种韵律的形成。诗化是对初始经验的思考,是最初体验的描述。”歌德在《浮士德》里也这么写过:“太初有言”,“太初有思”,“太初有力”,“太初有为”。“最初”的、“太初”的、“初始”的,在哪里?在那些“母歌”里,在唇齿间,在田野里。能不能这么说,周益民试图用诗化语文来给自己的语文“立法”(雪莱语)——他自己要“惊动”自己的诗化语文。

周益民从来不惊动儿童。他爱儿童,呵护儿童,他自己像“大男孩”。但他从来没有忘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引领儿童发展。我被周益民童谣里“变大还是变小”的话题所吸引。这是一个极富穿透性的话题。是啊,孩子要变大,成人要变小,变



大是成长,变小也是成长。周益民通过讨论,让孩子们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就在变大与变小的过程中,孩子们回到话语之乡去了,怀着乡情,怀着梦想,从源头起飞,在语言的上空盘旋。在周益民的语文课堂里,孩子们变大了,我们也变智慧了,变年轻了。

谢谢周益民,谢谢你美好的“惊动”。

(成尚荣,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前言

回到话语之乡

——我的民间文学阅读与教学

□周益民

我就像一个海边嬉戏的孩子,偶然发现一堆五彩的贝壳,顿时被深深吸引,于是,停下足步细细把玩,竟然发现奥妙无穷,进而发现那本身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抑制不住地把它们推介给了更多的玩伴,大家也都由惊异到由衷地热爱。那些彩贝就是民间文学,我与民间文学一见钟情。

一、与童年的天然亲近

那是2007年。中秋节即将来临,我计划着在班级上一节关于月亮的文化阅读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也是一个富于哲思的精神寓所,相关材料浩如烟海。如何取舍?我想到了课的定位。我们一直在言说、传承月亮文化,但却很少考虑接受人群的特点。于是,我将这一课定位在“童年视野中的月亮”。这样,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很多以吟咏月亮为主题的童谣自然出现在我的视野。比如:

月光光

月亮光光,装满筐筐,
抬进屋去,全都漏光。

我犹如发现了一个宝藏,一遍遍诵读,童谣所特有的音韵、节律以及内容的风趣吸引了我。在童谣中,月亮是儿童可亲的人,月亮是一个游戏者的形象,月亮

前言

回到话语之乡

回到话语之乡

之



带给孩子的是快乐与遐想。在童谣中,在语言中,儿童建构起一个特有的月亮。意料之中,当我将这些材料呈现给学生时,那些已经上高年级的孩子立时快乐无比,一个个喜笑颜开地诵读起来,并且拍着桌面轻轻打起了节奏,课堂出现了少有的活泼与生机。

这一偶然的成功尝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相关材料,并将这类阅读材料介绍给学生。

首先是童谣的系列阅读,除去一般童谣外,更关注到绕口令、颠倒歌、摇篮曲、谜语等特殊形式的童谣。无一例外,这些都让学生充满兴趣。记得一次在外地教学绕口令,临下课,一名学生兴奋地递给我一张纸。原来读着那些有趣的绕口令,他忍不住模仿着也编了一则:

鸵鸟高,企鹅胖,鸵鸟没有企鹅胖,企鹅没有鸵鸟高。企鹅骑在了鸵鸟上,鸵鸟不让企鹅骑在鸵鸟上,企鹅偏要骑在鸵鸟上。不知是高高的鸵鸟打了胖胖的企鹅,还是胖胖的企鹅打了高高的鸵鸟。

而在一次教学颠倒歌时,一旁听课的老师也忍不住跃跃欲试,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编起了颠倒歌。

我受到极大鼓舞,进一步拓展内容,将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故事、对联等悉数纳入计划,开始了自觉的民间文学阅读课程的探索,这同样获得了学生的共鸣。有一回过节,班上的李瀚诚同学在贺卡上写了一副自创对联送给我:

春风习习拂绿草,秋雨潇潇映红枫。

看着孩子们投入的状态,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邻村有一位民间说书人,夏天的夜晚,在空旷的场地中央搭一个临时舞台,村里的男女老少把空地围得水泄不通。说书人端坐舞台中央,醒木一拍,就开始了他的说书,间或操起胡琴唱上一曲。记得所说故事有杨家将、狄青、花木兰、秦香莲,等等。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分身模拟传说故事中各种人物的语气、神情,说到紧张处,偌大的场地没有一丁点声音,所有人的眼睛都紧

盯着台上。而当说到险情解除时,大人孩子都不约而同地长长吐出一口气。每一回我都听得如痴如醉,常常是夜很深了,在说书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朝分解”的套话中,依依不舍地往回走。第二天,就盼着天快点暗下,说书早点开场。那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是一一直在脑海里盘旋。有一次,我甚至傻乎乎地问外婆,你小的时候是否见过穆桂英。现在回想,说书人的嗓音其实并不动听,甚至有点苍老和沙哑,但那分明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妙的乐音。

其实,这样的记忆很多人都有。梁从诫先生说:“不识字的保姆竟然是我最早的文学老师。她教了我许多老北京儿歌。近七十年过去了,我仍然铭记心头。”鲁迅先生更是对那“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的《山海经》日思夜念,及至长妈妈给他买来时,“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称其是“最为心爱的宝书”。有人说,民间文学是民众狂欢的形式,童谣的音韵、神话的神秘、传说的传奇、故事的有趣……正与儿童的好奇、天真、游戏心理契合,成为童年贴心的牵挂和营养,儿童在它们的浸泡中获得极大的愉悦与满足。正如周作人所说,“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

二、播下民族文化品格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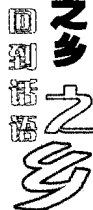
民间文学的阅读教学实践始终伴随着孩子们的快乐与满足,我也重新体验到久违的口耳相传的愉悦。不过,与此同时,我心底的疑问也在渐渐浮起。随着所谓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日益推崇“文字的权力化”,作为田间野花的民间文学已经边缘化,难登大雅之堂。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现代意义的儿童阅读民间文学还有价值与必要吗?

就在我犹豫彷徨之际,遇到了诗人学者耿占春先生的一本书:《回忆和话语之乡》。耿先生把这本书称为“个人记忆的考古学”,在书中,他用很大的篇幅回忆童年时期姥姥给自己唱过的数不尽的歌谣,回想那些歌谣里的神秘图景:

芝麻秆,顶花碗,
花碗破,狗拉磨,
鸡打水,猫烧锅,

前言

回到话语之乡





老鼠上去捏窝窝。

.....

打动我的,除了真挚的情感和远逝的温馨场景,更有作者的深刻思考。耿先生认为,姥姥的这些歌谣传递给自己的是奇异的语言的力量,“它是初始的,因而是有持久作用的力量”。在这些非现实的叙事中,他惊异,幻想,欣喜。那些充满嬉戏情趣的童谣,因为韵脚的改变,使得事物之间有了神奇的联系。确实,“板凳板凳歪歪,菊花菊花开开”,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押韵让它们走到了一起。这种荒诞与意义为作者打开了隐秘的语言之门。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开始审视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真切地意会语言超越“工具”的存在,我信服了语言与人的同位一体。

由歌谣出发,我似乎看到了原先被遮蔽的民间文学的芳华与光芒,于是,我一方面继续阅读民间文学作品,同时开始了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民间文学的价值之门在我心中逐渐洞开。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民间文学是属于民众自己的知识,是民众自己叙述的知识,是民众对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展演。”(万建中语)它传承着民间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再生力的文化原型。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这样说:“他们把自己祖先思想和语言的传家宝放到了神话中的神和英雄的生活中去,他们在自己的传奇的结构中表现出了自己思维的进程,因此,他们就保留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和风俗、哲学和宗教……”

日本临床医学家河合隼雄先生在《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一书中,以日本的民间传说解读日本人的心灵,古老的中国也同样如此,那些久远的故事流淌进一辈辈中国人的血液,在心中打下相同的印记。奔涌流淌的江水诉说着蛮荒年代的洪水神话,成为孕育生命、化育万物的始源和圣物;巍然耸立的高山讲述着百姓心中的瑰丽传说,成为诞生诡谲、构筑虚幻的灵异时空。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吴刚伐桂、鹊桥相会……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想象与生活,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原始意象与深层心理结构,是不可缺少的“话语”。那些俗语、俚谚与笑话,保留了语言自身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展示出民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与自然亲切,张扬着

母语的本真特点。所有这些深深镌刻的古老记忆,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身份。

民间文学总是与山川河流,与花鸟虫鱼,与人们丰富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山野之花,灿烂而芬芳。

然而,今天的儿童似乎已没有了这种与山川、自然对话的机会与兴趣。作家三毛有篇文章叫《塑料儿童》,五六岁的孩子已被电视、可乐、动漫包围,对室外游戏、夏夜星空、月下山峦毫无兴趣,成了心灵脆弱、脱离自然的“塑料儿童”。这些在城市文明中长大的孩子正在失去大自然天赋的灵性,已经习惯用物质代言欢乐,无法与自然和谐共存。民间文学作为另一种意义的自然,儿童也正与它日渐疏离,民间文学负载的民族文化同样正令人忧虑地远去。

在热爱歌唱的侗族人的心中,学唱侗族大歌的目的不在于歌唱本身,而在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侗族人。我似乎接近了民间文学潜藏的秘密,于此,一个念头在心中悄然诞生:把民间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一种“寻根”,在孩子的心中播下民族文化品格的种子。

三、用心书写儿童的记忆

1. 口耳相传是最质朴最重要的方式

“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古老的歌谣和故事并非借助文字,而是凭着口耳相传,一辈辈得以传承。1909年,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在《中国的男孩女孩》一书中,记录了不少他所听到的儿歌,比如: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哭着闹着叫奶奶,
奶奶赶集还在外。

.....

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童谣仍在今天的孩子口中说唱,而这之前,谁又能说清它究竟已经诞生了多久?我们不得不惊叹那些老奶奶、老爷爷们巫术般的语言魔力,令一个孩子沉醉在语言的狂欢和幸福里。确实,相比文字记录,口传文化



传承的历史形态往往更加生动、直感、具体、丰富,它直接地面对表述的对象。

泰勒·何德兰在《中国的男孩女孩》一书中,还不惜篇幅,非常具体地记述了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听老保姆给孩子讲故事的情景。在孩子一次次的央求下,老保姆不断地讲述着,孩子听得入了迷。这样的场景在以前家家户户都存在着,它就诞生在奶奶的膝头、怀抱,孩子们在聆听中感知天地的诞生、演进,感知其间的英雄,“那童年的冬夜故事会,就是我人生最初的文学、美学和人性学的启蒙老师”(毛芦芦)。

所以,民间文学“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民间文学的阅读就要依着其本来存在的方式进行还原。对韵语体的歌谣,自然采取诵读的方式,而散文体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就采用讲述的方式。你讲我听,我讲大家听,声音与表情、语调、体态一起流动。从模仿讲述到创造讲述,从讲清情节到讲清细节,再到讲出情感、讲出自我。因为“民间故事,不论谁讲,常是不定型的,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丰富着,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此时此地对此人讲和彼时彼地对彼人讲,讲法总不尽相同。每次我们听到的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丰富多彩的生活历史的一个瞬间。但在每一个瞬间里却都是表现了这不断变化着丰富着发展着的生命的一般特点”(刘魁立)。质朴古老的方式成了最为自然的亲近母语。

2. 方言是最亲切的精神家园

方言是民间文学阅读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下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文化话题。

民间文学通过民众口耳相传的路径传播,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其中,方言土语起着极强的表达功能。故事中的命名乃至一切细节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用方言言说的。在方言里,我们听到了来自久远的不绝的田间劳作之声,嗅到了水边花草的清香与鱼虾的腥味,这样的声音与气味有时是无法用其他语言翻译的。所以有人说,方言是地域文化最佳的也是最后的载体和生存之所。

以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也多有经典之作,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诗经》中的“国风”大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有些就可能属于非雅言的方言词语。如今的京味小说、东北二人转、西北的信天游与花儿,还有各种地方戏曲,都呈现

着方言的独特魅力。

海德格尔深刻指出：“方言的差异并不单单而且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总是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亦即大地。口也不只是有机体的肉体身上的一种器官，不如说，肉体 and 口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一种稳靠的根基持存状态。”

这方面我自己有着深刻的体会。当我在外地带着陌生的孩子阅读民间故事、诵读童谣时，面对黑压压的听课教师，孩子们多少有点拘谨，而一旦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诵读童谣，他们马上放松下来，笑声不绝。有很多孩子和老师讲，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方言竟如此动听。

所以，在民间文学的阅读教学中，我很着力的一点即是唤醒孩子对自己方言的认同与悦纳，诵读自己家乡的歌谣，用方言讲述家乡的古老传说。同时，适时展示、感受其他方言的表现形式，聆听相关地方戏曲，感受方言的韵味。我还在班级设立了“方言日”，在方言日，除了上课，其他时间交流要求用方言进行。

3. 故事背后的文化语境需要显现

在中低年级，民间文学的阅读目标最主要的定位在故事（歌谣）自身，能够讲出、诵唱，甚至是喜欢，就是我们的目标。随着年级增高，在这一前提下，需要进一步观照故事（歌谣）背后的文化语境。这也就是我常常将低年级甚至学龄前儿童诵读的童谣放至高年级课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形式的赏析。譬如摇篮曲，高年级学生阅读时，我们指导学生感受其句式多反复、所用之景多优柔的特点。绕口令既有实用功能，又有娱乐、审美功能。高年级学生学习时，就需要了解数字令、交换令、对偶令等的不同特点，并在尝试编创中体验语言的游戏。民间故事更是个宝藏，变形化生、人兽婚配、仙乡淹留、识宝寻宝、死而复生、善恶报应……丰富的叙事模式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内容。

文化意象的揣摩。有人说，神话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的形象，而在于其深刻的隐喻和象征，作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需要引导学生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中感受中华民族博大坚韧、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习得祖先崇尚道德、宽厚仁道的淳朴民风，濡染故事中的智慧与活力。

跨文化的比较。在以中华民间文学为主体的阅读中，同时辅以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阅读，感受不同民族的个性风貌以及先民的共有特点。比如创世神话，我

前言

回到
话
境
之
乡

回到
话
境
之
乡

之
乡



们就将埃及创世英雄拉神、巴比伦创世英雄玛尔都克、希伯来创世英雄上帝、印度创世英雄梵天的神话放在一起,让学生阅读、比较,学生会发现很多颇有意思的现象。再如,中秋节,我们将各国月神故事组合在一起阅读,当学生看到英国剑桥大学神话学教授朱尔斯·卡什福特说“嫦娥的形象是各国月神中最美丽的”时,都会意地笑了。

相关艺术表现的了解。民间文学是各种文学意识的不竭资源,一个故事往往被多种艺术形式表现。譬如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就有绘画、戏曲、雕塑、舞蹈、歌曲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阅读与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欣赏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并不只是获得一种审美,更在于让学生切身地感受民间文学的源文化价值。

4. 感受民间文学的生长态势

民间文学是古老的,但又是新鲜的,对于今天的我们,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与方式。学生观光旅游,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名胜景点的传说和历史故事,是故事,让旅游罩上了一层神秘传奇的色彩。有一回,班级(四年级)阅读小组决定去西湖游玩,我组织他们首先阅读《西湖民间故事》一书,同学们被传说中的西湖深深吸引,我又指导他们对这些故事做初步的分析,实地旅游时,要求他们与故事对照,找到故事中的地点,大家兴味十足。

《西湖民间故事》之名人分析

人物	类别	故事名	特点	喜\厌	收视率
岳飞	历史:忠	《精忠柏》	忠心耿耿	喜	中
秦桧	历史:奸	《油炸桧》	出卖祖国	厌	高
鲁班	历史:善	《石香炉》	手艺精巧	喜	中
法海	传说:恶	《白娘子》	奸诈	厌	高
苏东坡	历史:善	《画扇判官》	爱民如子	喜	中
白居易	历史:善	《白公堤》	为民造福	喜	中
瑞石	历史:善	《瑞石》	善良	喜	低

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当下有为数不多的作家颇具眼光,在重述神话、重写民间故事方面积极探索,创作了具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譬如黄蓓佳受卡尔维诺启发,改写了《牛郎织女》、《亲亲的蛇郎》等10个民间故事,结集为《中国童话》。薛

涛的《山海经新传说》(《夸父与小菊仙》、《精卫鸟与女娃》、《盘古与透明女孩》),以本土化精神构思谋篇,展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以民族化的表达方式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友谊、唯美的情调、古典东方文化的魅力。最近,我又读到广西儿童文学作家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中《花一样的村谣》,这是一部以博白客家村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村谣完全保留当地方言南音特色。我把这样的作品推荐给孩子们,当这些新鲜中飘散古风的文字与今天的儿童相遇,他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心底深处的某个记忆被唤醒。

祝愿,那些花一样的古老歌谣,能够一直在今天的儿童心里萦绕。